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孩子气

儿童节，很想看杨苡先生——95岁的老人身上还有孩子气，你信吗？

她家散发着一种特别气场。100多个洋娃娃与她朝夕相处，童心从屋顶墙角逸出。

送她一条彩色披肩，她随手围起做了个时尚造型，笑得欢快：好看，我喜欢！

她挑了个跳舞的金发小人儿送给我。且分享她新译的诗：《生命始于80岁》。

“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孩子，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。”小王子如是说。

曾行走于“呼啸山庄”的饱满灵魂，依然那么童言无忌。“在失忆中，寻找记忆。”巴金、沈从文、杨宪益……我从她亲朋的故事中穿过，珍藏着一个个点睛细节。

本期《行者》，陈思和教授正聚焦“遗忘带来的灾难”；作家朱辉则发现了“垂钓”里的惊奇。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须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

奔腾
摄/陶达

古巷幽静

文/高洪波

很幸运，居然在春秋两季造访扬州，而且所住的地点都在东关街上：春天是长乐客栈，秋天在街南书屋，一墙之隔。

春天走扬州，为诗歌而来，记得拖着拉杆箱在夜雨中走过长长的小巷时，仿佛不经意间穿越回到明清时代，石板凸凹，古巷幽静，及至住进长乐客栈，更有进入武侠影片外景地的感觉。

那一夜与一个朋友走上街头觅醉，在一位胡老汉的小店里吃炸的臭豆腐，喝姜酒，细雨飘飘，酒香伴着臭豆腐的特殊滋味，把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意蕴阐释得淋漓尽致。

当时我不知道置身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东关街，号称浓缩了扬州历史的一条街道。

再走扬州，我就游走于东关街头。先从城门进入，这可是宋代东门城楼，和宋高宗赵构关系极大，扬州当时是他的“行在”，即皇帝出行时暂住的地方，虽然被北方强悍的金人赶到南方，可赵构先生的谱儿不小，以扬州为行宫，进行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高规格基建，从此奠定扬州城以后数百年的格局。东门城楼面对古运河，外观为城门，内里却改造成一座博物馆，既浓缩了扬州千年历史，又体现了扬州人的机智。也就是在这座独具特色的城门楼博物馆里，我看到了关于扬州最为完整的介绍，应该说扬州最早的出名归功于一个荒唐且又才华卓著的隋炀帝，刚巧他的墓不久前被发现，使我的此行扬州多了一个话题。杨广迷恋扬州特产琼花，为此丢了江

山和性命，这在历代帝王中绝对是个异数。但真正让扬州出名的却是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诗句，是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的潇洒，以及晚唐杜牧的名句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中睥睨天下的气势。据说晚唐时的扬州，人口五十万，仅次于长安和洛阳，放在今天，应该是天津的位置！而那时的东关码头，停泊着日本等邻国的商船，街面上有珠宝店、茶叶店、瓷器店、绸缎店以及叫卖“胡饼”的餐馆，绝对是千年前超一流的世界级大都市。

东关街头，商铺林立，这里有古老的东关街百货商场，也有精巧的各种铺面，譬如“行走扬州”，店主是东北汉子，卖的是各种小清新纪念品，一招牌上写五个字：灵魂奢侈品！有物质而直指精神，可见这店家的时尚。

再走几步，是有“老街足艺”招牌的足疗馆，扬州三把刀名扬天下，修脚刀是其中之一，更妙的是门口有一对联，上联是“指间三昧妙”，下联是“足底五云轻”，端的有文化韵味。

“老街足艺”的对面是“皮五书场”，皮五是扬州坊间的喜剧人物，类似新疆的阿凡提，集诙谐幽默于一身的民间传说智慧人物。“皮五书场”其实是一间大茶馆，门口有诗：从来名士能评水，自古高僧喜斗茶。

一条小巷里住着专画扬州的画家陈扣俊。在他的画室里，我们欣赏了他的《清代扬州二十四风景图》。

扬州最袖珍的一处私家园林，叫做“祥庐”，主人杜祥

开接待了我们，这窄小的庭院中居然有一座小亭“祥云”。

走出祥庐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位处观巷的琼花园，联语写道：

“明月三分州有二；琼花一树世无双”。对面的一处所在吸引了我：“扬州市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基地”，另一块是“广陵区雏鹰儿童发展中心”，原来与儿童相关，这可是我最感兴趣的领域。先看见了绿色的儿童活动场，又看见里面大大小小的球和运动器材，还有辅导儿童的女老师。

一打听，是扬州首家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定点机构。孔兰君大夫告诉我们：原来她正是因自己孩子患病后四处求医，最后放弃了工作专门陪同孩子治病，历千辛经万苦总算治好了，也从此选择了这个对任何一个患病儿童家庭都极其重要的职业。

琼花园里曲水回廊，美；琼花台上古韵悠悠，雅。可此刻，在暮色里我已再无心绪欣赏，街对面的“扬州雏鹰”四个红色大字，以及雅气十足的自闭症孩子，还有一间间系统训练室、语训室、音乐室和游戏活动室攫住了我的心，古老扬州的秋意，在暖融融的夜色里包裹了我，路灯亮了起来。

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！■

太平洋边垂钓人

文/朱辉

夜深、人静、浪潮涌。巨大的涛声撼天动地，震撼着我们的耳鼓，也震撼着我们脚下的榻榻米。打开窗户，强劲的海风奔涌而来，一下子吹乱了我们的头发。我不得不眯起眼睛。展现在我变了形的视野中的，是星光下的太平洋。

没有月亮，几点孤星高挂在天上。暗淡的星光下，从防浪堤向大海延伸几百米的宽阔地带，遍布着无数不可名状的岩石。汹涌的海浪如万马奔腾般席卷而来，和拦路的礁石相撞，卷起千堆雪。礁石间的太平洋吼叫着，惊心动魄；而远处的海面则黑沉沉的，和夜色搅在一起，你看不见它的运动，只能感受到它的鼓荡；极目处，水天一色，一片混沌。

和温柔的沙滩不同，这不是可以让人亲近的海洋。它博大、暴躁而又傲慢。旷古至今，永远如此。放眼望去，此刻的洋面上看不见一丝灯火。这是风和浪的世界。在它面前，人极端渺小，也极端脆弱。多少有拿云之志的人，陡见大海，突感心灰意冷，无语凝噎。

我的目光散淡地掠过洋面。无意间，我看见不远处有一点灯光！一块礁石上，有一星灯火在闪烁！

那是什么？是航标吗？仔细辨别位置后我发现，那块礁石黄昏时我曾爬上去过，除了星星点点的贝类，上面一无所有。

我注视着那一星灯火。它一动不动。突然间灯火晃动起来，我看出来了，那是一个人，一个垂钓的人。一个太平洋边的垂钓者。

这里是鸭川。位于日本本岛的东南端，它像一个小巧的犄角伸入太平洋。朋友高桥在鸭川有一幢别墅，应他之邀，我们一家到这里作客。我们黄昏时到达这里，稍事休息后我们就沿着海边悬崖拾阶而下，然后就爬上了那块礁石。那时候，这个钓鱼人还不在那里。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

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入睡。高桥先生晚饭后就驱车回去了。临走时他告诉我们，窗户正对的就是东方。为了看日出，我隔不了多久就起来看看，生怕错过了时间。每一次我都能看到那个钓鱼人，还有他的灯光。直到天明。

我们终于没有能看到日出。不是错过了时间，而是远处的一带远山恰巧挡住了初升的朝阳。我们一家都有点沮丧。

天在不经意间就完全亮了。霞光万道。朝阳下的太平洋依然汹涌。这时候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个钓鱼人挥动渔竿的身影。在礁石和巨浪的映衬下，在云水之间，他显得那么渺小。

这是太平洋的早晨，我们不愿呆在别墅里。我们走下悬崖，在乱石和灌木中择路而行。浪花很快就打湿了我们的双腿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爬上了钓鱼人所在的那块礁石。

这是一个中年人。面孔黧黑。那盏亮了一夜的灯此刻躺在礁石顶上，旁边是用来盛鱼的塑料桶，还有其他说不出名字的钓鱼装备。从他熟练的动作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个“老渔夫”。见有人上来，钓鱼人显得很高兴，他热情地向我们问好，精神矍铄，丝毫不见熬夜的疲劳。儿子好奇地打开他的塑料桶，我凑过去一看：里面只有几条一掌长的小鱼。它们色彩斑斓，可是，确实是太小了。

这里是太平洋，大洋里，什么样的大鱼没有啊。

我看看钓鱼人。但我没有看到一丝失望。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那几条鱼的名称，没有沮丧，也不见疲倦。他用的是手竿，这几乎注定了他既不会钓到多少鱼，也钓不到大鱼。我在心里猜测，只要有空暇，他以后还会再来，虽然他知道，他的塑料桶里，依然只会几条小鱼。

太阳已升得很高了。穿出乌云的霞光也已远离了洋面。在这浩瀚的太平洋上，人是渺小的，但人依然可以快乐。也许欲望就像是海，永远无法满足，但是小小的快乐，也就可以支撑我们终其一生了。譬如今天，我们没有看到海上日出，但我们毕竟看到了太平洋的朝阳。■